

記得 說再見

Before We say Goodbye

露易絲·康德黎 Louise Candlish ◎著

彭玲嫻 ◎譯

曾經，我痛恨拋家棄子的母親……

現在，我也成了不告而別的媽媽。



Before We
Say Goodbye

記得說再見

Louise Candlish • 著
彭玲嫻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NOV 26

記得說再見

Before We Say Goodbye

作者◆露易絲·康德黎 (Louise Candlish)

譯者◆彭玲嫻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李俊男

責任編輯◆許景理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 (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 0800056196

郵撥 0000165-1

網路書店 www.cptw.com.tw

E-mail: ecptw@cptw.com.tw

網址 www.cptw.com.tw

BEFORE WE SAY GOODBYE by Louise Candlish

Copyright © 2009 by Louise Candlish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nklow & Nesbit (UK) Limite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 2010 年 12 月

定價 新台幣 360 元



ISBN 978-957-05-2569-4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謝辭

感謝詹克婁與奈斯比經紀公司英國分公司 (Janklow & NesbittUK) 的克萊兒·派特森 (Claire Paterson)、露西·懷特豪斯 (Lucie Whitehouse)、提姆·葛利斯特 (Tim Glier) 及珂絲蒂·戈登 (Kirsty Gordon)，你們的熱心與孜孜不倦使一切對我而言倍加輕鬆——立妥布朗出版社 (Little, Brown) 的喬·狄金森 (Jo Dickinson)、蕊蓓佳·桑德斯 (Rebecca Saunders) 及凱洛琳·霍格 (Caroline Hogg) 對我初稿的修改與加強都有莫大的幫助。特別感謝凱洛琳和喬格外的耐心與細心。大大感謝愛瑪·史東奈克斯 (Emma Stonex) 及娜塔莉·莫斯 (Nathalie Morse)。感謝珍妮·理查茲 (Jenny Richards) 的漂亮封面——感謝珂絲汀·艾斯特 (Kirsteen Astor)、疊欣·齊特森 (Tamsin Kitson) 與漢娜·托爾朱森 (Hannah Torjussen)，並感謝立妥布朗出版社出色的行銷團隊，以及其他無數以各種方法為這本書促銷或提供協助的人士。

有關天鵝的文字引自皇家保護鳥類協會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 網址: www.rspb.org) 及康乃爾大學鳥類學實驗室 (Cornell Lab of Ornithology, 網址: www.allaboutbirds.org)，這兩個機構都有非常出色的線上說明。尚未參觀過多塞特亞伯特貝里天鵝園 (Abbotsbury Swannery) 的讀者，我大力推薦這個地方。讓孩子單獨看家的資訊取材自全國防止虐待兒童協會 (NSPCC, 網址: www.nspcc.org.uk) 所發佈的基本守則。

最後，一如往常，感謝我的家人及朋友，感謝你們在這本書撰寫期間給我的愛與支持。根據傳統，我要特別提及麥特 (Mats) 與小喬 (Jo)。

第一部

據報導，瘤鵠畢生從一而終。
但在少數狀況下，瘤鵠也會更換伴侶。

康乃爾大學鳥類學實驗室

第一章

琳蒂一打開門，我就知道情況有了變化。她的眸子比平日蒼白許多，眼中慣有的溫暖樂觀消失無蹤。

「怎麼了？」我問：「天哪，她該不會……」

「沒有，不是那樣。」她托著我的手肘，既是安慰，也是引導：「可是奧莉薇雅，情況有點不對勁，她今天好像痛得比平常更厲害。我剛剛打電話請護士來了。」

我只往走廊的交叉斜紋拼花地板看了一眼，沒來得及看更遠，就左轉進入母親近幾個月來臥病的一樓房間。我幾乎不大憶起艾力克仍在世時這屋裡的氣氛了。當時只要一走進門，就會被拖往種種不同的方向，屋裡若不是笑聲朗朗，就是小意外頻傳。如今此地既是住家也是醫院，所有聲音手勢的存在都是為了防堵這種亢奮情緒。有時我幾乎感覺有個開關控制著此地的氣氛。

「車程還順利嗎？」琳蒂問。最近她對我幾乎像對瑪姬一樣關心。

「還不壞。往西走總是比……」我沒來得及說完話，病床上的動靜讓我分了心。「她醒著嗎？」

「奧莉薇雅……過來……」

我這下看出她是哪裡不對勁了。事實上，是聽出。媽的聲音從不是如此斷續的低語，彷彿她原本的嗓子落在地上摔了個粉碎。小時候，她宏亮、富磁性且堅強有力的嗓音給我安全感，但稍長之後，我卻只注意她話語中的虛偽。

琳蒂退到房外，隨手帶上門。我輕手輕腳窩進床邊的扶手椅：「媽，今天還好嗎？會很痛嗎？」

她的左手臂插著點滴管，右手臂縮在被單裡，我透過被單摸到她的手，隔著被單輕輕握了握。

「我……沒事……」她現在視力不好了，一面說話，一面勉力睜開浮腫、蒼白的沉重眼皮，試圖張望。雖然她病勢沉重，我卻似乎剛巧碰上了她神智清明且急切的時刻。這表示今晚不需要我閒話家常了。有關家庭生活尋常瑣事的評論對我一向比對她是更大的安慰。

「我想說……有些事情我感到很不自在……」

「好。」雖然時機不對，我還是忍不住湧現笑意。「不自在」是媽用來取代「愧疚」的字眼。她還愛說自己「被誤導」，這字眼除了傳達良心上的不安外，還有推卸責任的額外功能。更棒的是，還可以歸咎於某種超乎人類掌控的偉大力量。

「妳和他……我不該……」

她的嗓音尖銳得令人痛苦，我無法承受她繼續說下去。

「妳說誰？迪恩嗎？」想起我哥哥，我的心就一陣抽痛。我但願他此刻也在這裡，因為重要的一刻來到了。我們從不相信這種鄭重道歉的戲碼會真的上演，但此時此刻想必就是這樣了，瑪姬·連恩終於決定要向她的孩子表達歉意了。

但緊接著說話的卻是我。「沒關係，媽，妳不用說沒關係。」我們兩人都為我說的話微微吃了一驚。這種話像電影裡的陳腔濫調，可是蒼天為證，我從沒演練過這句台詞。打從成年以後，我不是畢生都在等待她向我乞求原諒嗎？

事實上，她也沒有必要說出口。沒錯，她是個難相處的母親。沒錯，她令我們失望，尤其令迪恩失望。迪恩曾是她最疼愛的寶貝，因此受到的打擊更大。但說真的，她的罪總計起來能有多少呢？如果我一件件拿來分析——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我心裡——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我無法釋懷，

那是一個徹底的背叛。

問題是，我連這個背叛事件是否真的發生過都不大確定。

她的手在我的掌心下移動，像受困的蝴蝶奮力掙扎。她再度勉力張開嘴：「不行，這很重要，我要告訴你們兩個……」

我的聲音再次截斷了她虛弱的努力。「媽，妳別擔心。說真的，沒關係，而且我相信迪恩一定也覺得沒關係。」我是睜眼說瞎話，我幾乎可以在腦海中看到迪恩無法置信的臉，在我耳畔憤恨地低聲抗議：「我們等了這麼久，妳怎麼會這麼輕易就放過她？奧莉薇雅，為什麼？」

但我並沒有要輕易放過她，我還有一個問題沒得到解答。這問題忽然之間如鯁在喉，滾燙灼燒，若我不吐出，就要窒息。「有件事我一定要知道。」我的嗓音低而急迫：「是關於很久以前的一件事。」

她的呼吸似乎停頓了，噙著盈眶淚水的眼睛微微睜大——她對淚腺已毫無控制能力。母親如受困蝴蝶的手，在我掌心之下靜靜躺臥。一陣靜默中，我聽見隔壁廚房水聲嘩嘩。琳蒂在給茶壺裝水，不久她就會端咖啡來給我。

我俯身靠近媽的臉：「我只想知道，妳有沒有故意拆散我們？」

她沒有回答，但我在她眼中看到愧疚。

「請妳告訴我，只要說有或沒有就好了。」

我倆之間的緊繃清晰到幾乎具體可聞，但她終於試圖有所動作。是搖頭，絕對沒錯。答案是沒有。但一會兒之後我理解到，她不是在回答我，只是在裝糊塗。

「我知道妳記得！」我大嚷，聲音在平靜的房間裡顯得猛烈突兀：「事情真的是如妳說的那樣

嗎？妳為什麼不能至少用某種方法告訴我真相？妳不覺得我有權利知道真相嗎？」

琳蒂循聲而來，我回頭時，見她站在房門口，用盡力氣掩飾她的錯愕。她的舉止與外表沒有一吋不溫柔，從鼻梁的斜度到赤褐色的頭髮無一例外。長久以來，她宛如瑪姬的鎮定劑，我仰賴著她，一如過去仰賴艾力克，或是更早以前仰賴爸爸。但平生第一次，她的存在安慰不了我。

「我們只是在聊天。」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她在回答我的問題。對不對，媽？」

但媽把臉轉開，在枕頭上奮力迴避我，喉嚨裡發出受傷動物的嗚咽聲。

「也許她太累了，沒力氣聊天。」琳蒂心地仁厚，沒有點明正在接受疼痛治療的七旬老人不宜經歷這樣激烈的場面。而我要不是心情波動如此之大，必定會為在病床邊惹出事端感到羞慚。

「妳何不就靜靜坐在床邊陪她睡覺？她會喜歡這樣的。」

的確，當我重新轉過頭時，媽似乎已沉沉睡去。我不容許自己懷疑她是裝睡。如今我沒機會道歉了，我感覺自己是個最壞的惡霸。而我不是不了解規則——有些話一旦說出口，若是沒機會挽回，可能會後悔莫及，這種話千萬要按耐不表。我明白這個道理，一直以來也都謹守這條規範，直到剛剛破了功。

「我得走了。」我站起身：「妳說妳找了護士來，我不要妨礙妳們。」

琳蒂驚惶錯愕：「這麼快嗎？妳才剛到而已，至少留下來喝杯茶吧？」

「謝謝妳，不用了。」

她沒有再攔阻，默默看著我離去。雖然她絕不可能明白這場出乎意料的床畔暴怒是怎麼一回事，但她的眼神流露出同情。

通常從母親住處開車回家的路上，她的臉總映在我面前的擋風玻璃上，神情冰冷而沉痛，彷彿責備著我，但究竟是為了什麼而責備我，我卻始終不明瞭。是由於我太快離開她家嗎（我總習慣把造訪時間盡可能縮短，以免打亂自己家裡的事務）？還是因為於情於理，我都該原諒她的過錯，而我卻始終不曾敞開心胸既往不咎？但今晚我至少已經往寬恕的方向走了一半了，我告訴她沒關係，不用說沒關係。但緊接著，我卻用憤恨的態度毀了一切。

然而今晚開車時，映在我眼前的卻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瑪姬·連恩，是從前那個渾身是勁的馬戲大師，目光如炬，什麼都逃不過她的法眼。影像還伴隨了聲音，起初是我數十年前稚嫩而痛楚的尖叫：「我一定要知道，是不是妳編出來的？他真的這樣做了嗎？」接著是父親困惑而焦躁的語氣：「她在說什麼？她這話是什麼意思？」最後是瑪姬滿懷著虛假溫柔的回答：「我想她一定是有幻覺還是什麼的吧，可憐的寶貝！明天早晨我們最好和醫生談一談。」

我眨眨眼，甩開那張臉，思緒回到方才那一幕。錯在我，這無庸置疑。垂死老婦試圖賠罪，我卻打斷她，在她完全無法捍衛自己的時刻，任由昔日的對立情緒高漲。她就連說話都有困難了，更別說捍衛了！明天該換成我來賠罪，我會回來，會認真聆聽她想對我說什麼，她要說多久，我就聽多久。我會讓她決定她要說什麼、不說什麼。至於那個使我的人生至今仍惶惑飄搖的問題，我想，既然我問第一次時她沒回答，我就得接受她下一次也同樣不會回答。

擱在副駕駛座上的手機響了起來，我在最近的休息站停下車，拿起手機檢視螢幕上的字樣：「未接來電：琳蒂」。我沒有熄火就撥了電話。

「奧莉薇雅，對不起，妳今晚有辦法回來嗎？她醒了，要找妳。」

「我已經快到倫敦了。」我嘆了口氣。

「她好像很不舒服。」

琳蒂從不這麼做，媽今天的狀況鐵定很不尋常。問題是我累壞了，身體沉重如鉛塊，無論回頭還是繼續向前，都沒有把握到得了，而回家的路途比較近。最後我說：「我得回家看兒子。不如我明天一早回來吧？琳蒂，對不起，我今天惹她不高興了，我不是故意的，只是……」

「妳當然不是故意的。」琳蒂打斷我的憂傷：「誰也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會有什麼反應，我們都明白這點。」

「謝謝妳！」

「那就明天囉。」琳蒂說：「我可以告訴她妳明天早上會來嗎？」

「好。我等小朋友上學後我就來。」

事後我告訴自己，我不可能知道那天晚上她會終於降服於最後一次的大出血，撒手人寰。事情發生在睡夢中，琳蒂稱之為不幸中的大幸。

我告訴自己無須有罪惡感，她也不會希望我有罪惡感。

問題是，媽的事，誰也說不準。

第二章

故事開始於我十一歲時——或者至少是轉變於我十一歲的時候。那一年，媽第一次離開我們。

有個週六夜晚，她和一群姊妹淘出去，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去「發飆」。這詞我聽了會有點怕，好像一群女人整個晚上都互相咆哮。但不管那群人那天晚上做了什麼，聚會結束後，人人都回到各自的家庭了，只有媽例外，她沒回家。週日早晨，爸告訴我們，這事一定有個合理的原因，可能是有人要送她回家卻意外錯過，於是另有人臨時拔刀相助，提供一個沙發讓她過夜。他開始著手準備週日的烤肉，好像認為媽會回來幫他準備醬汁似的。但到了傍晚，牛肉還是沒人吃，媽也沒有回來的跡象。爸這時告訴我們他要報警。

上門調查的警察完全摸不著頭緒，因為事發之前並沒有爭吵，也沒有任何暴力事件。附近並沒有殺人犯逍遙法外，所以也沒必要請偵察犬來嗅聞媽的行蹤，或是派我和迪恩以前從臥室窗口看過的那種直昇機來搜尋。探照燈在我們附近的街道和運動場來回梭巡，像巨人的手電筒，我們覺得很好玩。我們屏息看著這些過程，想著白天發生的刑案，怕得動也不敢動，唯恐自己成為探照燈要尋找的對象。

警察問爸爸一堆問題，我和迪恩在樓梯扶手上聽。警察問得很機械，像是在念一張表。

「爸沒請他喝茶。」我輕聲說。這種禮數媽都會注意，我替爸感到丟臉。

「警察可能只喝威士忌。」迪恩輕聲回答我：「我打賭他口袋裡一定有個扁酒瓶。」
有個冷靜清醒的聲音飄過來：「連恩先生，你認為這件事情會不會不符合你太太的個性？她通

常性情很穩定嗎？」

爸遲疑了，我和迪恩互望了一眼。爸終於答話：「不盡然。」接下來的話我們必須仔細豎起耳朵，才聽得見：「她有時有點……可以說……容易激動……可是她從沒有不告而別過。所以我才報案。」說到最後幾個字時，他語帶哽咽。我感覺到迪恩轉頭看我，但這次我沒辦法轉頭看他。

「好，那，她失蹤還不到四十八小時，我們暫時先按兵不動。」

週一早晨——三十六小時了——媽還沒回來。爸只好幫我們燙制服（結果還是繃的），送我們上學（結果遲到了）。我年紀還小，很快就被學校生活分了心，忘記家裡有個失蹤的母親，直到放學時來接我的是爸而不是媽，我才又想起。但坐在前座的迪恩看起來這一天好像過得並不安逸。

「媽回來了嗎？」他劈頭就問。

爸專心看路，目不斜視：「回來了。」

即使我坐在後座，也感覺得到迪恩沒預期到這樣的答案，因為他再度開口時，聲音充滿痛苦與悲傷，比較像是回應相反的答案，彷彿是沒來得及切換過來。「那她去哪兒了呢？」

「她病了。」爸說：「她沒有電話可以聯絡我們。」

「什麼？她前兩天是在醫院？」

「不是，不是醫院。」

「那是哪裡？」

爸頓了頓，然後說：「別問了，迪恩，她回來了就好。」

這話聽起來不對勁，但我一回到家就忘了這問題，像返家的鴿子，一路飛奔進廚房。媽正挪移著爐上的鍋子，像平常一樣大聲和我們打招呼，彷彿什麼事也沒發生過。迪恩上前一把抱住她，

這很稀奇，因為他已經十三歲了。我也擁抱她。她給我們的回答就和爸的回答一樣簡短，但我們逐漸瞭解到她是在和朋友聚會之後生了病，之後整個週末都待在一個朋友家（但並不是參加聚會的朋友。週日早上，爸打了電話給所有參加聚會的朋友，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他總不可能是假裝打電話）。迪恩把他倆的說法稱為「官方說詞」。他說，他們根本沒說清楚媽生了什麼病，還有那個朋友是誰。

我年紀還太小，壓根兒想像不到這事牽涉到爸以外的男人。

同樣的事發生了第二次。這次爸知道不要去驚動警察了，迪恩則覺得他約略猜到媽是生什麼病。

「妳想媽會不會跟愛琳·羅彬的爸爸一樣是酒鬼？說不定她參加狂歡派對，喝酒去了。」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狂歡派對，但我全心全意希望媽不是像愛琳·羅彬的爸爸一樣。有一次我在愛琳家的廚房吃便飯，她爸爸搖搖晃晃走進來，像發瘋的小丑一樣咯咯亂笑，渾身臭氣熏天，臭得我放下叉子用手搗鼻。我永遠忘不了愛琳看她媽媽的表情，滿眼都是驚慌，好像在說：拜託，把他變不見吧！我想起上回媽失蹤後，又神奇地回到廚房，既沒有咯咯亂笑，也沒有臭氣熏天，於是放心了。「她會回來的。」我信心滿滿地說。

她果然回來了，同樣是在失蹤一、兩天後回來，但這次迪恩沒有擁抱她。我抱過她後，迪恩把我拉到一旁，問我她的口氣中有沒有蘭姆酒的氣味。

「沒有。」我想又想，又說：「比較像薄荷的味道。」

他點點頭：「是爽口糖。他們都是用這個來消除氣味的。她一定是去參加狂歡派對了。」

同樣的事又重演了幾次，次數多到我已經算不清了，但卻又少到每次發生時，一家人還是會陷入驚慌。這感覺像是有人在隔鄰的房間噴灑噴霧，氣味好不容易消散了，馬上又有新的補上來。這

事有了固定的模式、固定的程序：首先，她會宣布要和朋友聚會，接著爸爸會提議約定好時間地點去接她，她會拒絕，最後，她就會失蹤。沒有多久，我和迪恩只消快速地對看一眼，就能彼此心照不宣：又來了！

然後到我十四歲時，她真的離開了。這次她離開了一整年，我的十五歲生日是她錯過的第一場家庭活動。這次爸不在狀況外了，或者至少，他是正正式式從狀況外變成狀況內了。他告訴我們，媽認識了一個來自克洛敦（Croydon）、名叫耐吉的新朋友。現在他們夫妻倆分開了，我們要跟他住。他說，這就跟我們很多朋友的爸爸媽媽情況差不多。

「你是說你們要離婚了嗎？」我一面說，一面哭起來，並且惱怒自己的愛哭。就我來說，這種事並沒有那麼常見。我的好朋友沒有一個來自破碎家庭，就連愛琳的媽媽也沒跟咯咯傻笑的酒鬼離婚。

「我還不知道。」爸尷尬地摸摸我的肩膀。我和爸通常都很親近，迪恩和媽也是，我們家一向就是這樣分裂成兩個二人組，我不知道剩下三個人要怎麼辦。爸說媽答應只要安頓下來，就會和我們聯絡。「她現在可能還沒有電話。」

「在哪裡安頓下來？」迪恩問：「她幹嘛不裝電話？」

「我也還不知道。」爸說。

「她為什麼不自己告訴我們？」我忿忿地問：「為什麼連再見都不說？」但這點連爸也不知道。他好像在袒護她似的，但是當然啦，他保護的其實是我們。

之後的幾個月間，媽來過好幾封信。她從不寫寄信者地址，因此我們無法回信，爸說那是由於她到處搬家的緣故。我們從郵戳尋找線索——克洛敦、哈絡（Harrow）、曼徹斯特，然後在停頓了特別長的一段時間後，洛杉磯。我們不由得為此大大興奮起來。

「她會不會被找去演連續劇了？」迪恩說：「她在〈朱門恩怨〉（Dallas）裡一定會很搶眼。」
「她是速記祕書，不是演員。」爸說。可是他自己似乎也不太相信自己的話。